中國戲曲概論 卷中

一 明總論

一代之文、每與一代之樂相表裏。其制度雖定於瞽宗、而風尙實成於社會天然之文、反勝於樂官之造作。故尼山正樂、雅頌始得所、而國風則不煩釐定、卽後世饗祀符瑞歌功頌德之作、亦每眎爲官樣文章、不如閭巷瑣碎兒女爾汝之爭相傳述。由斯以例列代樂府之眞際、於周代則屬風騷、於漢則屬古詩、於晉唐則屬房中竹枝子夜邊調等、於兩宋則屬詩餘、於金元則屬雜劇。其作者每多不知誰何之人、而流傳特甚。若其摹賡揚而仿咸英者、徒爲一時粉飾、供儒生之攷訂而已。蓋與社會之風尙性情絕不相入、不合于天然之樂、卽不能爲樂府之代表也。有明承金元之餘波、而尋常文字、尤易觸忌諱。故有心之士、寓志於曲、則誠琵琶、曾見賞于太祖、亦足爲風氣之先導。雖南北異宜、時有鑿枘、而久則同化。遂能以歐晏秦柳之俊雅、與關

馬喬鄭之雄奇相調劑擴而充之、乃成一代特殊之樂章卽爲一代特殊之文學當時作者雖多以實甫則誠二家爲宗、而製腔尙留本色不需藻飾詞華立意能關身世不獨鋪張故實以較北部之音似有積薪之勢焉大氐開國之初半沿元季餘習。其後南劇日盛、家伶點拍踵事增華。作家輩出、一洗古魯兀剌之風。於是海內向風遂得與古法部相驂靳此一時也。澉川楊康惠公梓在元時、得貫雲石之傳、嘗作豫讓、霍光、尉遲敬德諸劇、見前流傳宇內、與中原絃索抗行。而長子國材復與鮮于去矜交遊、以樂府世其家、總得南聲之祕奧別創新聲號爲海鹽調西江兩京閩翕然和之此一時也。嘉隆間、太倉魏良輔、崑山梁辰魚、以善謳名天下。良輔探討聲韻、坐臥一小樓者幾二十年。考訂琵琶板式、造水磨調、辰魚作浣紗記付之。流麗穩協、遠出弋陽海鹽舊調之上。歷世三百莫不類首傾耳奉爲雅樂此猶宋代嘌唱家就舊聲而加以泛豔者也此又一時也。若夫論列詞品、派別至繁。粗就管蠡、述之于後。

二　明人雜劇

明人雜劇至多、苦無詳備總目。今就近世可得見者錄之，得若干種，列下。

寧獻王 今皆失傳

周憲王廿五本

天香圃　十美人　蘭紅葉　義勇辭金　小桃紅

喬斷鬼　豹子和尚　慶朔堂　桃源景　復落娼

仙官慶會　得騶虞　仗義疏財　半夜朝元　辰勾月

悟真如　牡丹仙　踏雪尋梅　曲江池　繼母大賢

團圓夢　香囊怨　常椿壽　獻賦題橋　苦海回頭

王子一一本

誤入桃源

谷子敬一本

城南柳

賈仲名三本

金童玉女　對玉梳　蕭淑蘭

楊文奎一本

兒女團圓

王九思二本

沽酒游春　中山狼

康海一本

中山狼

徐渭五本

漁陽弄　翠鄉夢　雌木蘭　女狀元　歌代嘯

梁辰魚一本

紅綫女

汪道昆四本

遠山戲　高唐夢　洛水悲　五湖游

馮惟敏二本

不伏老　僧尼共犯

陳與郊三本

昭君出塞　文姬入塞　義犬記

梅鼎祚一本

崑崙奴

王衡二本

鬱輪袍　眞傀儡

許潮八本

武陵春　蘭亭會　寫風情　午日吟　南樓月

赤壁游　龍山宴　同甲會

葉憲祖九本

北邙說法　團花鳳　易水寒　天桃紈扇　碧蓮繡符

丹桂鈿盒　素梅玉蟾　使酒罵座　寒衣記

沈自徵三本

鞭歌伎　簪花髻　霸亭秋

凌初成一本

虬髯翁

徐元暉二本

有情癡　脫囊穎

汪廷訥一本

廣陵月

孟稱舜二本

桃花人面　死裏逃生

卓人月一本

花舫緣

王應遴一本

逍遙遊

陳汝元一本

紅蓮債

祁元儒一本

錯轉輪

車任遠一本

蕉鹿夢

徐復祚一本

一文錢

徐士俊二本

絡冰絲　春波影

王澹翁一本

櫻桃園

來集之三本

碧紗　紅紗　挑燈劇

王夫之一本

龍舟會

葉小紈一本

鴛鴦夢

僧湛然二本

曲江春　魚兒佛

蘅蕪室一本

再生緣

竹癡居士一本

齊東絕倒

吳中情奴一本

相思譜

共九十六種、皆今世所可見者。若余所未知、而世有藏弆者、當亦不少。聞見有限、不敢增飾也。明人雜劇、與元劇相異處、頗有數端。元劇多四折、明則不拘。如徐渭四聲猿、沈自晉秋風三疊、則每種一折者。王衡鬱輪袍、孟稱舜桃花人面、多至七折五折者。是折數不定也。元劇多一人獨唱、明則不守此例。如花舫緣第三折、是旦唱。春波

影第二折楊夫人唱、第四折老尼唱。是唱角亦不定也元劇多用北詞明人做多南曲如汪道昆高唐夢、來集之挑燈劇、皆是南北詞亦可通用也至就文字論、大氐元詞以拙樸勝明則研麗矣元劇排場至劣明則有次第矣然而蒼莽雄宕之氣則明人遠不及元此亦文學上自然之趨向也今略述之。

周憲王諸劇、余得見者有廿五本、已見前目。而廿五本中、尤以獻賦題橋、暨烟花夢爲佳。獻賦題橋中、如首折煞尾云、莫不是月神乖、又不是花妖異。元來是此處湘妃顯靈。怎生得宋玉多才作賦成。靜巉巉悄悄冥冥。支楞楞風戛窗櫺。他那裏臥看牽牛織女星。一會兒步香階暗行。一會兒凭危欄獨聽。只落箇曲終江上數峯青。烟花夢第二折梁州云、到今日可意種新婚燕爾。一回價上心來往事成空、窮則窮落一覺團圓夢。我和你知心可腹。百縱千容。聲聲相應。步步相從。赤緊地與才郎兩意相濃。想天仙三事相同。恰便似行雲雨陽臺夢。神女和諧贈玉杵藍橋驛。嫦娥眷寵。泛桃花天台山仙子相逢。想俺心中意中。當日箇木竹相許情先動。到如今遂于飛效

鸞鳳。抵多少翠袖殷勤捧玉鍾。到今日百事從容。此二詞鬆秀絕倫、不讓傷梅香矣。

餘佳處儘多、不贅。

明初十六家者、王子一、劉東生・王文昌、谷子敬、藍楚芳、陳克明、李唐賓、穆仲義、湯舜民、賈仲名、楊景言、蘇復之、楊彥華、楊文奎、夏均政、唐以初也。其中有撰述可稱者、王子一有誤入桃源、海棠風、楚陽臺、鶯燕蜂蝶四種。劉東生有嬌紅記、世間配偶二種。谷子敬有城南柳、枕中記、閻陰司三種。湯舜民有嬌紅記、風月瑞仙亭二種。楊景言有風月海棠亭、生死夫妻二種。蘇復之有金印記一種。(入傳奇部)賈仲名有金童玉女、對玉梳、蕭淑蘭、昇仙夢四種。楊文奎有翠紅鄉、王魁不負心、封騭遇上元、玉盒記四種。他人僅見散曲而已。此二十三種中、惟誤入桃源、城南柳、金童玉女、對玉梳、蕭淑蘭、翠紅鄉、六種見元曲選。金印記一本、有明人傳刻本。餘則亡佚矣。

王九思沽酒游春、中山狼二劇、名溢四海。中山狼僅一折、遠遜康德涵杜甫游春、則力詆李西涯、王元美謂聲價不在淡卿東籬之下、固爲溢美、實則詞句雛蕃非肆意

詆諆亦有足多者。

康對山中山狼一劇、爲李獻吉而發。牧齋列朝詩集云、正德初、逆瑾恨李獻吉代韓尙書草疏、繫詔獄、必欲殺之。獻吉獄急、出片紙曰、對山救我。秦人皆言瑾恨不能致德涵。德涵往、獻吉可生也。德涵曰、吾何惜一官、不救李死。乃往謁瑾、瑾大喜。盛稱德涵眞狀元、爲關中增光。德涵曰、海何足言。今關中自有三才、古今稀少。瑾驚問曰、何也。德涵曰、老先生之功業、張尙書之政事、李郎中之文章。瑾曰、李郎中非李夢陽耶。應殺無赦。德涵曰、應則應矣、殺之關中少一才矣。歡飲而罷。明日瑾奏上赦李。瑾遂欲超拜吏部侍郎、德涵力辭之、乃瑾敗、坐落職爲民。此劇蓋爲李發也。東郭先生自謂也。狼謂獻吉也。其詞獨攄灊宕、一洗綺靡。如混江龍云、堪笑他謀王圖霸、那些箇飄零四海便爲家。萬言書隨身衣食。三寸舌本分生涯。誰弱誰強排蟻陣。爭甜爭苦鬧蜂衙。但逢着稱孤道寡。儘敎他弄鬼搏沙。那裏肯同羣鳥獸。說甚麼吾豈匏瓜。有幾箇東的就、西的湊、干歡萬喜。有幾箇朝的奔、暮的走、短嘆長吁。命窮時、鎭日價

河頭賣水。運來時、一朝的錦上添花。您便是守寒酸枉餓殺斷簡走枯魚。俺只待向西風恰消受長途敲瘦馬。些兒撐達。恁地波查。新水令云、看半林黃葉暮雲低。碧澄澄小橋流水。柴門無犬吠。古樹有鳥啼。茅舍疏籬。這是箇上八洞閒天地。得勝令云、光燦燦匕首雪花吹。軟哈哈力怯手難提。俺笑他今日裏眞狼狽。悔從前怎噬臍。須知。跳不出丈人行牢籠計。還疑。也是俺先生的命運低。沽美酒云、休道是這貪狼反面皮。俺只怕盡世裏把心虧。少甚麼短箭難防暗裏隨。把恩情翻成仇敵。只落得自傷悲。太平令云、怪不得那私恩小惠。却教人便唱叫揚疾。若沒有天公算計。險些兒被幺魔得意。俺只索含悲忍氣。從今後見機。莫癡。哎呀、把這負心的中山狼做箇旁州例。諸首皆戛戛獨造。余甚稱之。

徐文長四聲猿、中女狀元劇、獨以南詞作劇。破雜劇定格。自是以後南劇孳乳矣。其詞初出、湯臨川目爲詞壇飛將。同時詞家、如史叔考槃、王伯良驥德、輩莫不俯首。今讀之、猶自光芒萬丈。顧與臨川之研麗工巧不同。宜其並擅千古也。王定柱云、青藤

佐胡梅林幕、平巨寇徐海、功由海妾翠翹。海平、翠翹失志死。又靑藤以私憤、嗾梅林戮某寺僧、後頗爲厲。又靑藤繼室張、美而才、以狂疾手殺之。旣痛悔、爲作羅鞋四鈎詞。故紅蓮懺僧冤也。木蘭弔翠翹也。女狀元悼張也。余謂文人作詞、不過直抒胸臆、未必影射誰某、瑣瑣附會、殊無謂也。文長詞精警豪邁、如詞中之稼軒龍洲、如狂鼓史寄生草云、仗威風只自假。進宮爵不由他。一箇女孩兒竟坐中宮駕。騎中郎直做了王侯霸。銅雀臺直把那雲烟架。僭車騎直按到朝廷胯。在當時險奪了玉皇尊、到如今還使得閻羅怕。翠鄉夢折桂令云、這一箇光葫蘆按倒紅妝。似兩扇木木櫳。一付磨磨漿。少不得磨來漿往。自然的櫳緊穰忙。可不抒斷了猿韁。保不定龍降火。燒的倩金剛。加大擠芒硝。水懺的請餓鬼來監着廚房。雌木蘭混江龍云、軍書十卷。書書卷卷把俺爺來塡。他年華已老、衰病多纏。想當初搭箭追雕飛白羽。今日呵扶藜看雁數靑天。呼雞餵狗。守堡看田。調鷹手軟。打兎腰拳。提攜咱姊妹。梳掠咱丫鬟。見對鏡添妝開口笑。聽提刀厮殺把眉攢。長嗟嘆。道兩口兒北邙近也。女孩兒東坦

蕭然。又尾聲云、我做女兒則十七歲。做男兒倒十二年。經過了萬千瞧那一箇解雌雄辨方信道辨雌雄的不靠眼。此數首皆不拾人牙慧。臨川所謂此牛有萬夫之禀。是也。（女狀元北江兒水四支、翠鄉夢收江南一支、亦佳、限於篇幅、不贅）

梁伯龍以南詞負盛名、北劇亦擅勝場。紅線一劇、賓白科段。純爲南態所異者。止用北詞耳。蓋白語用駢儷。實不宜於北詞。西廂酬韻折。白文料得春宵云云。係用解元舊語。搊彈詞固應爾。不可借實甫文過也。惟曲文才華藻豔、亦一時之選。如油葫蘆云、萬里潼關一夜呼。走的來君王沒處宿。曉得那楊家姐姐兩眉蹙。古佛堂西畔墳前土。馬嵬驛南下川中路。方纔想匡君的張九齡。誤國的李林甫。雨霖鈴空響人何處。只落得渺渺獨愁余。天下樂云、想四海分崩白骨枯、蕭疏、短劍孤。擬何年盡將賊子誅。笑荊軻西入秦、羨專諸東入吳。那時節方顯得女娘行的心性卤。此二首英英露爽、頗合女俠身分。

沈君庸秋風三疊、篇幅充暢。明劇中最爲上乘。君庸爲詞隱先生之姪、狂游邊徼、意

欲有所建樹。卒偃蹇以終。牢騷幽怨、悉發諸詞。余最愛杜默哭廟一折。較西堂鈞天樂勝矣。中有六幺序一支、以項羽戰績、比擬文章、極詭譎可喜。詞云、破題兒是鉅鹿初交。大股是彭城一着。不惑宋義之邪說、眞叫做直寫心苗。不寄籬巢看他破王離時、墨落烟飄。聲震雲霄。心折目搖。魄嚇魂消。那衆諸侯一箇箇躬身請敎。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篇篇奪錦標。日不移影連斬漢將數十、不弱如倚馬揮毫。橫槊推敲。塗抹盡千古英豪。那區區樊噲、何足道哉。一箇透關節莽樊噲來巡綽、嚇得他屁滾烟逃。甫能夠主了縱橫約。大古裏軍稱儒將。筆重文豪。此等詞後生讀之、可悟作文之法。

來集之紅碧紗劇、以飯後鐘爲佳。挑燈劇則取小靑冷雨幽窗之句、爲之敷衍。較風流院勝。中有商調十二紅頗韻。

葉小紈鴛鴦夢、寄情棣萼、詞亦楚楚。惟筆力略孱弱、一望而知女子翰墨。第頗工雅。

右論列者。取其最著者。不欲詳也。

以上雜劇

三 明人傳奇

明人傳奇、多不勝紀。余篋中所有、不下二百餘種。諸家目錄、互有詳略。今擇要錄入、俾學者可得觀覽焉。

高明一本
琵琶

施惠一本
幽閨

甯獻王一本
荆釵

徐晒一本
殺狗

邵弘治一本

香囊

蘇復之一本

金印

王濟一本

連環

姚茂良一本

精忠

沈采一本

千金

王世貞一本

鳴鳳

梁辰魚一本

浣紗

鄭若庸一本

玉玦

薛近兗一本

繡襦

沈璟一本

義俠璟作傳奇至多大半亡佚故錄其一凡余書所錄者皆近日坊間所有也

湯顯祖四本

紫釵　還魂　南柯　邯鄲

梅鼎祚一本

玉合

陸采三本

明珠　懷香　南西廂

李日華一本

南西廂

周朝俊一本

紅梅

張鳳翼二本

紅拂　灌園

汪廷訥一本

獅吼

馮夢龍二本

雙雄　萬事足

沈鯨一本

雙珠

孫仁孺二本

東郭　醉鄉

徐復祚一本

紅梨

高濂一本

玉簪

阮大鋮四本

雙金榜　牟尼合　燕子箋　春燈謎

吳炳五本

療妒羹　西園　畫中人　綠牡丹　情郵

共四十三種、傳奇中佳者、盡此矣。鬱藍生所品、種數雖富、頗雜下駟。就其自序觀之、竊比於詩中鍾嶸、畫中謝赫、書中庾肩吾、顧其持論、雅多可議焉。若夫作家流別、約分四端、自琵琶拜月出、而作者多意拙素、自香囊連環出、而作者乃尚詞藻、自玉茗四夢以北詞之法、作南詞、而偭越規矩者、多自詞隱諸傳、以俚俗之語、求合律而打油釘鉸者、衆於是矯拙素之弊者、用駢語萃辭采之繁者、尚本色正玉茗之律而復工於琢詞者、吳石渠孟子塞是也。守吳江之法、而復出以都雅者、王伯良范香令是也。夫詞曲之道、儷同樂府、而雕繢物情、模擬人理、極宇宙之變態、爲文章之奇觀、本不以俚鄙爲諱也。香囊以文人藻采爲之、遂濫觴而有文字家一體、及玉合玉玦諸作、益工修詞、本質幾掩、抑知曲以模寫人事爲尚、所貴委曲宛轉、以代說詞、一涉藻繪、即蔽本來、而積習未忘、不勝其靡、此體亦不能偏廢矣。今復備論之、琵琶尚矣、荊劉拜殺、固世所謂四大傳奇也、而白兔殺狗、俚鄙腐俗、讀者至不能終卷、雖此事所尚、不在詞華、而庸俗才弱、終不可以古拙二字文過也。正統間、邱文莊以大老名儒、

慨志樂律、所作五倫全備、投筆擧鼎、羅囊等記、雖迂叟之謫言、寳盛世之鼓吹。惟青衿城闕、既放佚於少年、而白紵管絃、欲彌縫於晚歲。（文莊曾作鍾情麗集、記少年事、晚歲悔之、因作五倫。）伯玉寡過、殊苦未能矣、邵氏香囊、雨舟連環、工於塗澤、非作者之極則也。而好之者珍若璠璵、轉相摹效。鄭若庸之玉玦、梅鼎祚之玉合、喜以駢語入科介、伯龍浣紗、天池明珠、至通本皆作儷語。斯又變之極者矣。（伯龍江東白苧內有補陸天池明珠一折、所有白文亦全用駢句。）琵琶拜月、古今咸推擧手也。則誠以本色長、而未嘗不工藻飾。（記中賞荷賞秋、亦多綺語、不尙白描、惟末後八折、爲朱教諭所補、詞不稱矣。）君美以質朴著譽、而間亦傷於庸俗。（君美此記爲後人羼雜、殊失舊觀、拜月一折、亦全襲漢卿原文、故魏良輔不爲點板。）是以學則誠易失之腐、學君美易失之粗。壽陵學步、騰笑萬夫、而獻王荊釵、且直摩則誠之壘。出詞鄙俗、亦十倍於永嘉。繼之者涅川雙珠、弇州鳴鳳、叔回八義、道行靑衫、（均見六十種曲）膚淺庸劣、皆學則誠之失也。幽閨嗣法、作家不多。槎仙蕉帕、夷玉紅

梅、俊詞翩翩、雅負出藍之譽矣、吳江諸傳、獨知守法。（沈璟字寧庵、吳江人、作曲十七種、僅存義俠一種、）紅蕖一記、足繼高施、其餘諸作、頗傷拙直。雖持法至嚴、而措詞殊凡下。臨川天才、不甘羈靮、異葩耀采、爭巧天孫、而詰屈聱牙、歌者齰舌、（湯顯祖字義仍、臨川人、作曲五種。）吳江嘗云、寧協律而詞不工、讀之不成句、謳之始協、是爲中之之巧。曾爲臨川改易還魂字句、託呂玉繩以致臨川、臨川不懌、復書玉繩曰、彼烏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此所謂臨川近狂、吳江近狷、自是定論、惟寧庵定法、可以力學求之、若士修詞、不可勉強企及、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此之謂也、於是爲兩家之調人者、如吳石渠之粲花五種、（吳炳字石渠、宜興人、作曲五種、已見前目。）孟稱舜之嬌紅節義、（孟字子若、會稽人、有嬌紅記、桃花人面劇、）此以臨川之筆、協吳江之律也、自詞隱作譜、海內承風、衣缽相傳、不失矩度者、如呂勤之之烟鬟閣十種、（呂天成字勤之、會稽人、自號鬱藍生、著有神女、金合、戒珠、神鏡、三星、雙棲、雙閣、四相、四元、二婬、神劍十一種、皆不傳、）卜大荒之乞

鷹冬青、（卜世臣字大荒、秀水人。）王伯良之男后題紅、（王驥德字伯良、會稽人、有曲律四卷、及男王后劇、題紅記傳奇。）范文若之鴛鴦花夢、（文若字香令、號荀鴨、自稱吳儂。松江人。有花筵賺、鴛鴦棒、倩畫姻、勘皮靴、夢花酣、花眉旦、雌雄旦、金明池、歡喜寃家、九種。）皆承詞隱之法、而大荒冬青、終帙不用上去疊字、勤之神劍二婕等記、幷轉折科介、亦效吳江、其境益苦矣。此又以寧庵之律、學若士之詞也。他若馮猶龍之雙雄萬事、（猶龍字子猶、吳縣人。嘗取舊曲刪改、成墨憨齋十四種。又作雙雄記、萬事足二種。）史叔考之夢磊合紗、（叔考名槃、會稽人。有雙丸、雙梅、鑾甌、夢磊合紗等十種。）徐復祚之紅梨宵光、（復祚字陽初、常熟人。有一文錢、紅梨記、宵光劍、梧桐雨、四種。）沈孚中之綰春息宰、（沈嵊字孚中、錢塘人。有綰春園、息宰河、二種。）協律修辭、並臻美善、而詞藻豔發、更推孚中、斯又非前人所及矣。有明曲家、作者至多、而條別家數、實不出吳江臨川崑山三家、惟崑山一席、不尚文字、伯龍好遊、家居絕少、吳中絕技、僅在歌伶、斯由太倉傳宗、（太倉魏良輔、曾訂曲律、歌者

皆宗之。吳江徐大椿爲再傳弟子。）故工藝獨冠一世。中秋虎阜鬪韻流芬。（吳中歌者、每逢中秋、必至虎阜獻伎、見張宗子陶庵夢憶、沈寵綏度曲須知）沿至清初此風未泯、亦足見一時之好尚。不獨關於吳下掌故也。今就流傳最著者、述之如下。

琵琶　中郎入贅牛府事、王鳳洲極力申辯、因屬無謂。惟所引說郛中唐人小說、最爲可據。謂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郡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記中情節本此。此書與西廂齊名、而世多好西廂者、凡詞章性質、多崇美而略善。孝弟之言、固不敵兒女喁喁之動人。實甫詞藻、組織歐柳、五光十色、眩人心目。則誠出以描摸、自不免相形見絀、獨明太祖比諸布帛菽粟、可云巨眼。蓋歡娛難好、愁苦易工之說、不可例諸傳奇。故五倫投筆、人皆目爲笨伯、而紅雪樓節義事實、必藻飾後出之、洵得機宜矣。

幽閨　本關漢卿拜月亭而作。記中拜月一析、全襲原文、故爲全書最勝處。餘則頗

多支離譾陋、余嘗謂拜月多僻調、令人無從訂板。魏良輔僅定琵琶板式、不及幽閨於是作譜者咸宗琵琶而拜月諸牌如恤刑兒醉娘兒五樣錦等腔格板式各無一定矣。又如旅昏請醫諸齣、科白鄙俚、閙之喫飯、而嗜痂者反以爲美。於是劇場惡諢日多。一日此嘉隆間梅禹金梁少白輩作劇所以用駢句入科白革此陋習也。明人盛稱結盟驛會兩折、亦未見佳。結盟折惟雁兒落一支差勝、顧亦襲元鄧玉賓小令。驛會銷金帳六支、情文亦生動。顧湯若士紫釵中女俠輕財折、即依據此曲持較優劣、若判霄壤、不止出藍而已也。

荊釵　此記曲本不佳。惟以藩邸之尊、而能洞明音呂、故一時傳唱、徧於旗亭。實則明曲中、尙屬中下乘也。梅溪受誣、與中郞同。而爲梅溪辯白者、亦不乏人。有謂梅溪爲御史、彈劾丞相史浩。史門客因作此記。玉蓮乃梅溪女、孫汝權爲梅溪同榜進士、史客故謬其說耳。（見甌江逸志）夫宋時安得有傳奇。此言殊不足信。又有謂玉蓮實錢氏、本倡家女。初王與之狎、錢心已許嫁、後王狀元及第、歸、不復顧錢。錢憤投

江死。（見劇說）又有謂孫汝權乃宋朝名進士、有文集行世。玉蓮則王十朋女也。十朋劾史浩八罪、乃汝權嗾之。理宗雖不聽、而史氏子姓怨兩人刺骨、遂作荊釵記。以玉蓮爲十朋妻、而汝權有奪配之事、其實不根之論也。（見聽雨筆記）又有謂錢玉蓮宋名伎、從孫汝權。某寺殿成、梁上題信士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捨。（見南窗閒筆）此亦以玉蓮爲伎、而前則失愛投江、後則委身施布、蓋見緣傳奇附會之耳。亦無足辨。明人以丹邱爲柯敬仲、不知爲甯獻王道號、一切風影之談、皆因是起也。是試闈、念憶母諸折、全摹則誠舊套而出、詞平質遠遜琵琶、不獨結構冊多可議焉。

香囊　此記譜張九成九思兄弟事、九成兄弟同榜進士、以母老同請終養。而九成對策時、適觸秦檜之忌。遂矯旨參岳武穆軍。九思歸里養親、武穆轉戰勝利、論功陞轉、九成授兵部侍郎、又奉使往五國城省視二帝、十年不歸、所謂香囊者、蓋九成母手製、臨行佩帶者也。參贊岳軍、遺失戰地、殘軍拾得、歸報故鄉、於是老母生妻、皆謂

九成死矣、又值遷都臨安、紛紛移徙、張氏姑婦、乃至散失。重歷十載、始得完聚、此其大略也。記中頗襲琵琶拜月格調、如辭昏驛會諸折、皆胎脫二書。藝苑巵言云、香囊雅而不動人。余謂此記詞藻、未見工麗。惟白文時有儷語、已開浣紗玉合之先矣。

金印　此記蘇秦事、自十上不遇、至佩六國相印止。通本皆依據戰國策。惟云秦之兄嫂奸惡、歷譏秦於父母、此則由嫂不爲炊一語、而附會之也。劇中文字古樸、確爲明初人手筆。復之字里、竟無可考、亦一憾事。又支時機微、蘇模等韻、皆混合不分。是承東嘉之弊、明曲頗多、不能專責復之也。往魏折武陵花二曲、爲記中最勝處。種玉之往邊、長生殿之聞鈴、概從此出。以此相較、則大略椎輪、氣韻較厚矣。

浣紗　此記吳越興廢事、以少伯夷光爲主人。鴟夷一事、本屬傳疑。今書謂二人先訂婚約、後因國難、以聘妻爲女戎、功成仍偕遁、殊覺可笑。靜志居詩話云、伯龍雅擅詞曲、所撰江東白苧、妙絕時人。時邑人魏良輔能喉囀音聲、始改弋陽海鹽爲崑腔。伯龍塡浣紗記付之。王元美詩、吳閶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豔詞、是已。同時又有

陸九疇、鄭思笠、包郎郎、戴梅川、蠶吏唱迭和、淸詞豔曲、流播人間、今已百年、傳奇家曲別本弋陽子弟、可以改調歌之、惟浣紗不能。故是詞家老手。據此則當時推崇之者、幾風靡天下。今按其詞、韻律時有錯誤。如第一折玉抱肚云感卿贈我一縷絲、欲報慚無明月珠、以支虞同協。第七折出隊子云、八九寸彎彎兩道眉、盡道輕盈、略嫌胖些、以齊微與車斜同協、皆誤之甚者也。至打圍折、南普天樂北朝天子、爲伯龍創格、而朝天子每支換韻、此又不合法者。惟曲白研鍊雅潔、無殺狗白兔惡習、在明曲中除四夢外、此種亦在佳構之列矣。

還魂　此記肯綮在生死之際。驚夢、尋夢、診祟、寫眞、悼殤五折、由生而之死。魂遊、幽媾、歡撓、冥誓、回生五折、自死而之生。其中搜抉靈根、掀翻情窟、爲從來塡詞家屐齒所未及、遂能雄踞詞壇、歷劫不磨也。是記初出、度曲家多棘棘不上口。因有竄之刪改者、吳江沈寧庵璟首爲筆削、屬山陰呂玉繩、轉致臨川、臨川不懌、作小詩一首、有縱饒割就時人景、却愧王維舊雪圖之句。（沈本易名合夢記）其後有碩園刪定

本（刊入六十種曲）有臧晉叔刪改本、有馮慈齋改訂本（易名風流夢）皆臨川歿後行世、雖律度諧和、而文則遠遜矣。又有謂臨川此劇、爲王氏曇陽子、此說不然。朱竹垞云、義仍塡詞、妙絕一時。語雖嶄新、源亦出於關馬鄭白。其牡丹亭曲本、尤眞摯動人。或勸之講學、答曰、諸公所講者性、僕所言者情也。世或傳刺曇陽子而作、然太倉相君、實先令家樂演之。且曰、吾老年人、近頗爲此曲惆悵。假令人言可信、相君雖盛德有容、必不反演之於家也。（靜志居詩話）是則譏刺曇陽之說、不攻自息矣。而將心餘作臨川夢、其集夢折中、懶畫眉曲云、畢竟是桃李春風舊門牆、怎好把帷薄私情向筆下揚、他生平罪孽這詞章、未免輕議古人、余甚無取焉。惟記中舛律處頗多、往往標名某曲、而實非此曲之句讀者。清初鈕少雅、有格正還魂二卷、取此記逐句勘核九宮。其有不合、改作集曲。使通本皆被管絃、而原文仍不易一字。可謂曲學之健將、不獨臨川之功臣也。冰絲館校刊此記、釐正曲牌、校對正襯、未嘗不慘淡經營、以較少雅、實有天淵之別。納書楹訂定歌譜、自詡知音、亦以少雅作爲

藍本、有識者自能辨之耳。臨川此劇、大得閨閣賞音。小青冷雨幽窗一詩、最傳人口。至有譜諸聲歌、賡續此記者。（如療妒羹、春波影、挑燈劇等）而婁江俞氏、酷耆此詞、斷腸而死。藏園復作曲傳之、娥美杜女。他如杭州女子之溺死、（見西堂艮齋雜說）伶人商小玲之歌死、（見里堂劇說）此皆口孽流傳、足爲盛名之累。獨吳山三婦合評此詞。名教無傷、風雅斯在。抉發幽蘊、動合禪機、尤非尋常文人所能及矣。

紫釵　此記原名紫簫、相傳臨川欲作酒色財氣四劇、紫簫色也。暗刺時相、詞未成而謗書四起。然實未成書、因將草稿刊布、明無所與於時事、遂得解。此書卽將紫簫原稿改易、臨川官南都時所作。通本據唐人霍小玉傳、而詞藻精警、遠出香囊玉玦之上。四夢中以此爲最豔矣。余嘗謂工詞者、或不能本色、工白描者、或不能作豔詞。惟此記穠麗處實合玉溪詩夢窗詞爲一手、疏雋處又似貫酸齋喬夢符諸公。或云刻畫太露、要非知言。蓋小玉事非趙五娘錢玉蓮可比。若如琵琶荊釵作法、亦有何風趣。惟曲中舛律處頗多、緣臨川當時、尚無南北詞譜。所據以塡詞者、僅太和正音

譜、雍熙樂府、詞林摘艷、諸書而已。不得以後人之律、輕議前人之詞也。且自乾隆間葉譜出世後、紫釵已盛行一時。其不合譜處、改作集曲者至多。其聲別有幽逸爽朗處、非尋常洞簫玉笛可比。然則謂此記不合律者、亦皮相之論耳。試讀臧晉叔删改本、律則合矣、其詞何如。

邯鄲　臨川傳奇、頗傷冗雜。惟此記與南柯、皆本唐人小說為之。直捷了當、無一泛語。增一折不得、删一折不得。非張鳳翼梅禹金輩所及也。記中備述人世險詐之情、是明季宦途習氣、足以考萬曆年間仕宦況味。勿粗粗讀過。蓋臨川受陳眉公媒孽下第、因作此洩憤。且藉此喚醒江陵耳。

南柯　此記暢演玄風、為臨川度世之作、亦為見道之言。其自序云、世人妄以眷屬富貴影象執為我想、不知虛空中一大穴也。倏來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是其勘破世幻、方得有此妙諦。四夢中惟此最為高貴。蓋臨川有慨於不及情之人、而借至微至細之蟻、為一切有情物說法。又有慨於溺情之人、而託喻乎沉醉落魄之淳于生

以寄其感喟淳于未醒無情而之有情也淳于既醒有情而之無情也此臨川塡詞之旨也臨川諸作、離魂最傳人口、顧事由臆造、遺詞命意、皆可自由其餘三夢、皆依唐小說爲本、其中層累曲折、不能以意爲之翦裁點綴、煞費苦心紫釵之夢、怨離合悲歡、尙屬傳奇本色邯鄲之夢、逸而科名封拜、本與兒女團圞相對屬亦易逞曲子師長技獨南柯之夢、則夢入于幻、從螻蟻社會殺青雖同一兒女悲歡宦途升降而必言之有物語不離宗、庶與尋常科諢、有間使鈍根人爲之雖用盡心力終不能得一字而臨川乃因難見巧處處不離螻蟻着想奇情壯采反欲突出三夢之上天才洵不可及也

（四夢總論）明之中葉、士大夫好談性理、而多矯飾科第利祿之見、深入骨髓若士一切鄙棄故假曼倩詼諧、東坡笑駡爲色莊中熱者、下一針砭其言曰、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又曰、人間何處說相思、我輩鍾情似此蓋惟有至情可以超生死忘物我而永無消滅否則形骸且虛何論勳業仙佛皆妄況在富貴世人持買

櫝之見者、徒賞其節目之奇、詞藻之麗、固非知音。而鼠目寸光者、至詞爲綺語、訕以泥犁、尤爲可笑。夫尋常傳奇、必尊生角。若還魂柳生、則秋風一棍、黑夜發邱、而儼然狀頭也。邯鄲盧生、則奮其贅緣、邀功縱敵、而儼然功臣也。至十郎慕勢負心、襟裾牛馬。廢弁貪酒、縱欲匹偶蟲蟻。一何深惡痛絕之至此乎。故就表面言之、則四夢中主人、爲杜女也、霍郡主也、盧生也、淳于棼也。即在深知文義者言之、亦不過曰還魂鬼也、紫釵俠也、邯鄲仙也、南柯佛也。殊不知臨川之意、以判官黃衫客呂翁契玄爲主人、所謂鬼俠仙佛、是曲中之主、非作者意中之主。蓋前四人爲場中之傀儡、後四人則提掇線索者也。前四人爲夢中之人、後四人爲夢外之人也。既以鬼俠仙佛爲曲意、則主觀之主人、即屬於判官等、而杜女霍郡主輩、僅爲客觀之主人而已。玉茗天才、所以超出尋常傳奇家者、即在此處。

紅梅　此記久佚無存、余偶得諸破肆中、海內恐不多矣。記中情節、頗極生動。略述如下。錢唐裴禹、寓昭慶寺讀書、社友郭子謙李子春、邀湖上看花、過斷橋、適賈似道

擁伎坐畫船。至伎有李慧娘者、見裴年少、私云美哉少年。賈怒其屬意於裴也、歸卽手刃之。時總兵盧夫人崔氏、孀居湖上、一女曰昭容、頗具才貌、婢朝霞亦聰慧。春梅盛放、登樓閒眺。裴偶過牆外、見紅梅可愛、因攀花仆地。婢以告女、女卽以梅贈之。并述盧氏家世甚詳。會似道詗知女美、欲謀爲妾、盧母欲拒之、而苦無良策。裴適至、見盧母獻策云、賈氏人至、可紿云女已適人、吾卽權充若壻。平章雖貴、不能强奪民婦也。母用其計、賈亦無奈。繼偵知爲裴生計、假以禮聘裴、授餐適館、極言欽慕。而陰使人告盧氏、謂裴感平章知遇、已贅府中、以絕盧女之望。盧知其僞、卽避地至揚州、依姨母曹氏居。及賈使人强娶盧女、女已行矣。時裴居平章第後園、園卽慧娘妝樓、時現形、與裴同處者幾半年。賈以盧女遠遁、遷怒於裴、急欲殺之、慧私告裴、裴卽宵遁。既出府、往訪郭謹、謹慫慂應試、揚事甫畢、遇揚州盧氏使、云女將字曹姨子矣。裴往揚州、則曹姨子訐告江部縣、謂裴奪其妻。時知縣爲李子春、卽裴之舊識、知曹氏子誣告、因潛送盧氏母女回杭、爲裴執柯。是時似道已貶死漳州、裴亦擢探花第矣。適

本情節如此。余按元人稗史、有綠衣人傳、與記中李慧娘事絕類。大抵此記事實皆本綠衣傳也。萬曆間袁弘道有刪改本、清乾隆三十五年有重刻本、余皆未見。意乾隆本爲伊齡阿設局揚州、修改詞曲時所刊也。殺妾折繡帶兒曲、按格少二句、與玉簪之「難提起」紫釵之「金杯小」同犯一病。蓋明人以繡帶兒爲素帶兒、沿南西廂酬韻折之謁也。此記傳唱絕少、五十年前、有鬼辨算命等折、偶現歌場、余生也晚、已不及見。近時戲中、有紅梅閣一種、卽櫽括此記、今人知者鮮矣。

東郭　此記總四十四齣、以孟子全部演之、爲歌場特開生面。題白雪樓主人編、本峨眉子評點、蓋皆孫仁孺別號也。仁孺字里無考、亦一缺事。齣目皆取孟子語、其意不出富貴利達一句、蓋屬世事也。卷首有齊人本傳、卽引孟子原文、其贊語爲仁孺自作。詞云、齊人何始、未稽厥父。善處爾室、二美在戶。出必饜飽、入每歌舞。問厥與者、云是賢主。室人疑之、未見顯甫。循彼行跡、東郊之墟。乞而顧他、饜足何補。羞語爾姊、淚淫如雨。訕詈未畢、厥來我驕。未知爾惻、驕族閭愈。君子念之、我目屢睹。朝有媚嫗、

士或商賈。家其二女、式壽無怒。一或見、爲有如爾祖。文頗雋永、妙在不作滑稽語。書刊於崇禎三年庚午、是仁孺爲光祿閒人。其時瑞花委鬼、義子奄兒、簪紱厚結貂璫、衣冠等於妾婦。士大夫幾不知廉恥爲何物。宜其嬉笑怒罵、一吐胸中之抑鬱也。此記以齊人與陳仲子對照、齊人之無恥、仲子之廉潔、各臻絕頂。而一則貴達、一則窮餓、正足見世風之變。此等詞曲、若當場奏演、恐竹石俱碎矣。

紅梨　此記譜趙伯疇謝素秋事、頗爲奇豔。明曲中上乘之作也。陽初常熟人、所作有脊光劍、梧桐雨、一文錢諸劇、或改易元詞、或自出機局、盛爲歌場生色。而紅梨尤爲平生傑作。中記南渡遺事、及汴京殘破情形、大有故國滄桑之感。傳奇諸作、大抵言一家離合之情、獨此記家國興衰、備陳始末、洵爲詞家異軍。記中錯認、路敍、托寄諸折、淒迷哀感、雖狡童禾黍之歌、亦無以過此。而葉懷庭止取訴衷一折、且云紅梨才弱、一二曲後、未免有捉衿露肘之態。此言亦覺太過。訴衷折固佳、必謂他折皆捉衿露肘、殊失輕率。且其時尚無曲譜、而亭會、三錯、詠梨數折、皆用犯調、穩愜美聽、又

非深於音律者不能。雖通本用琵琶格式至多、不免蹈襲、顧亦無妨也。

石巢四種　圓海諸作、自以燕子箋最爲曲折、牟尼合最爲藻麗。白葉懷庭識其尖刻、世遂屏不與作者之林、實則圓海固深得玉茗之神也。四種中、雙金榜古豔、牟尼合穠豔、燕子箋新豔、春燈謎爲悔過之書、所謂十錯認、亦圓海平日清明時爲此、由衷之言也。自來大奸慝必有文才、嚴介溪之詩、阮圓海之曲、不以人廢言、可謂三百年一作手矣。

粲花五種　粲花者、吳石渠別墅也。石渠宜興人、貞毓相國族叔。永曆時、官至大學士、武岡陷、爲孔有德所執、不食死。雖立朝無物望、要不失爲殉節也。王船山仕永曆朝、與五虎交好、所著永曆實錄、痛詆貞毓、并石渠死節亦矯誣之、謂強飡牛肉下痢死。明人黨同伐異之風、賢如船山、且不能免、故略辨於此。（乾隆時石渠賜諡忠節）石渠少時、塡詞與阮圓海齊名、而人品則薰蕕矣。所著五種、雖療妬羹最負盛名、而文心之細、獨讓情郵、畫中人以唐小說眞眞爲藍本、今俗劇斗牛宮、卽從此演出。

其詞追仿還魂，太覺形似。綠牡丹則科諢至佳，西園記則排場近熟，終不如情郵之工緻也。（綠牡丹為烏程溫氏作，幾興大獄，詳見復社紀事，及冬青館集。）其自序云，莫險于海，而海可航，則海可郵也。莫峻于山，而山可梯，則山可郵也。又云，色以目郵，聲以耳郵，臭以鼻郵，言以口郵，足以走郵，人身皆郵也。而無一不本於情。有情則伊人萬里，可憑夢寐以符招。往哲千秋，亦借詩書而檄致。是紛紛虛空，方有此慧解云。陽羨萬紅友（樹）為石渠之甥，其詞學即得諸吳氏。所作擁雙豔三種，世稱奇構，實皆石渠之餘緒耳。

四　明人散曲

明人散曲，作者至多。其有別集可考者，彙誌如下。顧見聞有限，讀者恕其疏拙也。

周憲王誠齋樂府

李禎僑庵小令

王九思碧山樂府，續樂府，南曲次韻，

康海沜東樂府
楊循吉南峯樂府
楊慎陶情樂府
王磐西樓樂府
李開先一笑散
馮惟敏海浮山堂詞稿
常倫樓居樂府
王驥德方諸館樂府
俞琬綸自娛集
陳鳴野息柯餘韻
陳鐸秋碧軒稿
王濟翁欸乃編

沈璟詞隱新詞曲海青冰
沈仕唾窗絨
史槃齒雪餘香
金鑾蕭爽齋樂府
汪廷訥環翠堂樂府
劉效祖詞臠
梁辰魚江東白苧
張伯起敲月軒詞稿
龍子猶宛轉歌
朱應辰淮海新聲
施紹莘花影集
楊夫人辭

無名氏清江漁譜

無名氏義山樂府

無名氏清溪樂府

明曲總集、可考者如下。

甯獻王北雅

臧晉叔元曲選百種

毛晉六十種曲（以上二種實是雜劇傳奇因前文無可附入列此）

無名氏中和樂章

郭春嵓雍熙樂府

無名氏盛世新聲

張祿詞林摘艷

陳所聞北宮詞紀、南宮詞紀、

張楚叔吳騷合編
張栩彩筆情詞
汪廷訥四詞宗合刻
顧曲散人太霞新奏
方悟靑樓韻語廣集
沈璟南詞韻選
無名氏遴奇振雅
無名氏歌林拾翠
孟稱舜酹江集
無名氏吳歈萃雅
無名氏情籟
無名氏南北詞廣韻選

無名氏明朝樂章

許宇詞林逸響

明人散曲既如是之富而其間享盛名傳麗製者當以康海王九思陳鐸馮惟敏梁辰魚施紹莘爲最著今摘錄若干首以見一斑康對山秋興滾繡毬云劃畦塍作沼渠架桑麻蓋隱居樂陶陶做一箇傲羲皇人物任天公加減乘除興來呵旋去沽醨濃呵誰敢呼世間情飽諳心目苦依依落魄隨俗只爲雙棲被底難伸腳七里灘頭只釣魚撇下了玉墀天廚又歸田遂蒓油菰蘆云絲蓋酕醄入醉鄉端的是天賜將華堂開宴列紅妝新醅飲盡奚童釀新詞撰就花奴唱與知音三兩人對雲山四五觴逍遙散誕情舒放抵多少法酒大官羊王渼陂歸興新水令云憶秋風遲客走天涯喜歸來碧山亭下水田十數畝茅屋兩三家暮雨朝霞妝點出輞川畫又駐馬聽云暗想東華五夜清霜寒控馬尋思別駕一天殘月曉排衙路危常與虎狼狎命乖卻被兒童罵到今日誰管咱葫蘆提一任閒頑耍又沉醉東風云露赤腳山巔水涯

科白頭柳堰桃蛺。折角巾狂生穫。得清閒不說榮華。提起封侯幾萬家。把一箇薄福的先生笑殺。陳大聲秦淮漁隱梁州云、結交些魚蝦伴侶。搭識上鷗鷺親鄰。忘機怕與兒曹混。六朝往事。千古英魂。陳宮禾黍。梁殿荊榛。虛飄飄天地閒人。樂陶陶汇漢逸民。鳴榔近白鷺洲笑採青蘋。推篷向朱雀橋閒看晚雲。灣船在烏衣巷獨步斜曛。滿身。香薰。蕭然爽透荷風潤。旋折來柳條嫩。穿得鮮鮮出網鱗。歸去黃昏。馮海浮訪沈青門乞書水仙子云、青門地接鳳凰樓。綠水波縈鸚鵡洲。朱英香泛麒麟囿。寫生綃紀勝遊。一行書鐵畫銀鉤。一聯詩郊寒島瘦。一度曲評花判柳。一腔春蘊藉風流。梁伯龍詠簾櫳白練序云、風流。倚醉眸。湘裙故留。牽情處、分明送幾聲鶯喉。綢繆院宇幽。伴落日陰陰燕子愁。徘徊久。風驚翠竹。故人相候。此數支皆清麗整鍊。與元人手筆不同。而要以施紹莘爲一代之殿。其賦月一套。尤佳。選錄數支、可見子野之工矣。梧桐樹云、松間漸漸明。柳外微微影。採出花梢。忽與東樓近。低低與几平。淡淡分銜進。雲去雲來。磨洗千年鏡。照秋千院落人初靜。又東甌令云、山烟醒。柳烟晴。放出

姮娥羞灑影。裝成人世風流境，搖幾樹西廂杏。浩然風露夜冥冥。細語沒人聞。古今賦月之作。如此筆做從來未有而用筆輕倩洵明人中獨步

